



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

冰 心卷

先知

中国工人出版社

711
13

91361

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冰心卷

先 知

纪伯伦等 著
冰心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D1158/35
(京) 新登字 1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知/冰心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4. 9

(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丛书)
ISBN 7-5008-1722-3

I. 先… I. 冰… II. 文学-作品-世界-选集 N.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318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5 年 8 月第一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9.625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4.00 元

我也谈谈翻译

冰 心

我没有翻译过多少东西，不能算是一个翻译家。我又只懂得一种语言——英语，还不精通，（为要通过硕士考试，必须有两种外国语。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学过一个暑期的法语，考试过后，也就忘得差不多了！）在翻译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我还有过痛苦的经验：我在美国大学的硕士论文，是李清照漱玉词的英译。题目是我的导师替我选的，这对我真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我硬着头皮，把漱玉词译成一段一段的散文，然后每星期一次到导师家里，一边吃着茶点，一边商量着把它译成“诗”。就这样，每星期译一首，半年的工夫，勉强把论文写成了。至今想起来还在难过，幸而没有一个中国人看见过我那篇论文！因此，我不敢再做翻译的工作。

1927年的冬天，我从美国同事那里，看到几本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自己用英文写的散文诗，我尤其十分喜爱其中的一本——《先知》，我喜爱它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正好第二年我在燕京大学讲一门“习作”课，我就请习作班的同学们分段翻译了出来，然后我再个别地和他们讨论商量，但修改后的译稿竟没有收集起来。1930年，我母亲逝世后，我病了一场，病榻无聊，重看这本《先知》，觉得实在有译出来公诸同好的必要，就在1931年把它译完，正好新月书店向我索稿，我就交给他们了。

这以后，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吧！我又翻译了印度哲人泰戈尔自己用英文写的散文诗《吉檀伽利》和《园丁集》，还有几篇短篇小说。泰戈尔是我心仪已久的诗人，（特别我自五十年代初以后，去过印度三次，对于他的作品背景，比较有些认识。）他的诗和纪伯伦的一样，也充满了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但他们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泰戈尔的诗显得更天真，更欢畅，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处世为人的道理，平静里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总之，我翻译这两位作家的散文诗的时候，都没有感到辛苦，只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后来我又应印度作家安那德之约，译了一本他自己用英文写的童话《石榴公主》，也因为我到过印度，作品中的故事背景，我还可以领会一些。此后，又译过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诗集，那是“上头”给我的任务，原诗的英译本是有韵的，我也只好译成一些合辙押韵的句子，就显得吃力了。大概是1978年吧，有关方面又交给我一本马耳他总统布蒂吉格的英译散文诗《燃灯者》。这本诗集在我手里耽误了很久，直到1980年5月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才匆忙地赶译了出来。我没有到过马耳他，对那里的风土人情，都没有感性知识，也只好照着字面直译下去。等到6月中旬译完抄好，我就病了，连序文也没有译出，就交卷了。

一般说来，我翻译的文学作品很少。一是我只喜欢翻译我喜爱的作品，而且必须是作家自己用英文写的，我总担心转译出来的东西，不能忠实于原作。

第二，我只敢翻译散文诗或小说，而不敢译诗。我总觉得诗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文学形式。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听过好几门诗歌的课。有许多英美诗人的作品，都是我所喜爱的。如莎士比亚，雪莱，拜伦等。当老师在台上朗诵的时候，那抑扬顿挫的铿锵音节，总使我低回神往，但是这些诗句要我用汉文译出来，即

使是不失原意，那音乐性就都没有了。我一直认为译诗是一种卖力不讨好的工作，若不是为了辞不掉的“任务”，我是不敢尝试的。

第三，我觉得要译好外国文学作品，必须比较丰富地掌握一些本国的文学词汇。在遇到好句的时候，词汇多了才有斟酌选择的余地。在选择到一个适当的字眼，来译某一个好句的时候，往往使我欢欣累日。这快乐比自己写出一篇满意的作品还大，可惜的是这种快乐的享受并不常有！

目 录

我也谈谈翻译	冰 心 (1)
〔黎巴嫩〕纪伯伦	
先知	(1)
沙与沫	(52)
〔印度〕泰戈尔	
吉檀迦利	(88)
园丁集	(132)
泰戈尔诗选	(189)

〔黎巴嫩〕纪伯伦

先 知

序

纪伯伦一八八三年生于黎巴嫩山。十二岁时到过美国，两年后又回到东方，进了贝鲁特的阿希马大学。

一九三〇年，他又到美国，住了五年，在波士顿的时候居多。此后他便到巴黎学绘画，同时漫游了欧洲，一九一二年回到纽约，在那里久住。

这时他用阿拉伯文字写了许多的书，有些已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以后又用英文写了几本，如《疯人》（*The Madman*, 1918），《先驱者》（*The Forerunner*, 1920），《先知》（*The Prophet*, 1923），《人子的耶稣》（*Jesus the Son of Man*, 1928）等，都在纽约克那夫书店出版。《先知》是他的最受欢迎的作品。

关于作者的生平，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些了。我又知道法国的雕刻名家罗丹称他为二十世纪的布莱克；又知道他的作品曾译成十八种文字，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

这本书，《先知》，是我在一九二七年冬月在美国朋友处读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予我以极深的印象！一九二八年春天，我曾请我的“习作”班同学，分段移译。以后不知怎样，那译稿竟不曾收集起来。一九三〇年三月，病榻无聊，又把它重看了一遍，觉得这本书实在有翻译的价值，于

是我逐段翻译了。从那年四月十八日起，逐日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发表。不幸那副刊不久就停止了，我的译述也没有继续下去。

今年夏日才一鼓作气地把它译完。我感到许多困难，哲理的散文本来难译，哲理的散文诗就更难译了。我自信我还尽力，不过书中还有许多词句，译定之后，我仍有无限的犹疑。这是我初次翻译的工作，我愿得到读者的纠正和指导。

冰心 1931年8月23日

船的到來

当代的曙光，被选而被爱戴的亚墨斯达法(Almustafa)，在阿法利斯(Orphalese)城中等候了十二年，等他的船到来，好载他归回他生长的岛上去。

在第十二年绮露(Ielool)收获之月的第七天，他出城登上山顶，向海凝望；他看见了他的船在烟雾中驶来。

他的心门砉然地开了，他的喜乐在海面飞翔。他合上眼，在灵魂的严静中祷告。

但当他上山的时候，忽然一阵悲哀袭来。他心里想：

我怎能这般宁静地走去而没有些忧哀？不，我要精神上不受创伤地离此城郭。

在这城围里，我度过了悠久的痛苦的日月和孤寂的深夜；谁能撇下这痛苦与孤寂，而没有一些悼惜？

在这街市上，我曾撒下过多的零碎的精神，在这山中，也有过多的赤裸着行走的我所爱怜的孩子，离开他们，我不能不觉得负担与痛心。

这不是今日我脱弃了一件衣裳，乃是我用自己的手撕下了自己的皮肤。

也不是我遗弃了一种思想，乃是遗弃了一颗用饥和渴作成的甜蜜的心。

然而我不能再迟留了。

那召唤万物归来的大海，也在召唤我，我必须登舟了。

因为，若是停留下来，我的归思，在夜间虽仍灼热奋发，渐渐地却要冰冷变石了。

我若能在这里的一切都有了去，何等的快乐呵，但是我又怎能呢？

声音不能把付给他羽翼的舌头和嘴唇带走。他自己必须寻求“以太”。

鹰鸟也必须撒下窝巢，独自地飞过太阳。

现在他走到山脚，又转面向海，他看见他的船徐徐地驶入湾口，那些在船头的舟子，正是他的故乡人。

于是他的精魂向着他们呼唤，说：

弄潮者，我的老母的孩儿，

有多少次你们在我的梦中浮泛。现在你们在我的更深的梦中，也就是我苏醒的时候驶来了。

我已准备好要去了，我的热望和帆篷一同扯满，等着风来。

我只要在这静止的空气中再呼吸一口气，我只要再向后抛掷

热爱的一瞥。

那时我要站在你们中间，一个航海者群中的航海者。
还有你，这无边的大海，无眠的慈母，
只有你是江河和溪水的宁静与自由。
这溪流还有一次转折，一次林中的潺湲，
然后我要到你这里来，无量的涓滴归向这无量的海洋。

当他行走的时候，他看见从远处有许多男女离开田园，急速地赶到城边来。

他听见他们叫着他的名字，在阡陌中彼此呼唤，报告他船的来临。

他对自己说：

别离的日子能成为聚会的日子么？

我的薄暮实在可算是我的黎明么？

那些放下了耕田的犁耙，停止了榨酒的轮子的人们，我将给他们什么呢？

我的心能成为一棵累累结实的树，可以采撷了分给他们么？

我的愿望能奔流如泉水，可以倾满他们的杯么？

我是一个全能者的手可以弹奏的琴，或是一管全能者可以吹弄的笛么？

我是一个寂静的寻求者。在寂静中，我发现了什么宝藏，可以放心地布施呢？

倘若这是我收获的日子，那么，在何时何地我曾撒下种子呢？

倘若这确是我举起明灯的时候，那么，灯内的火焰，不是我点上的。

我将空虚黑暗地举起我的灯，

守夜的人将要添上油，也点上火。

这些是他口中说出的，还有许多没有说出的存在心头。因为他说不出自己心中更深的秘密。

他进城的时候，众人都来迎接，齐声地向他呼唤。

城中的长老走上前来说：

你不要离开我们。

在我们的朦胧里，你是正午的潮音，你青春的气度，给我们以梦想。

你在我们中间不是一个异乡人，也不是一个客人，乃是我们的儿子和亲挚的爱者。

不要使我们的眼睛因渴望你的脸面而酸痛。

一班道人和女冠对他说：

不要让海波在这时把我们分开，使你在我们中间度过的岁月仅仅成为一种回忆。

你曾是一个在我们中间行走的神灵，你的影儿曾明光似地照亮我们的脸。

我们深深地爱了你。不过我们的爱没有声响，而又被轻纱蒙着。

但现在他要对你呼唤，要在你面前揭露。除非临到了别离的时候，“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深浅。

别的人也来向他恳求。他没有答话。他只低着头；靠近他的人看见他的泪落在袜上。

他和众人慢慢地向殿前的广场走去。

有一个名叫爱尔美差的女子从圣殿里出来，她是一个预言者。他以无限的温蔼注视着，因为她是在他第一天进这城里的

时候，最初寻找相信他的人中之一。

她庆贺他，说：

上帝的先知，至高的探求者，你曾常向远处寻望你的航帆。

现在你的船儿来了，你必须归去。

你对于那回忆的故乡和你更大愿望的居所的渴念，是这样地深，我们的爱，不能把你系住；我们的需求，也不能把你羁留。

但在你别离以前，我们要请你对我们讲说真理。

我们要把这真理传给我们的孩子，他们也传给他们的孩子，如此绵绵不绝。

在你的孤独里，你曾守我们的白日；在你的清醒里，你曾倾听我们睡梦中的哭泣与欢笑。

现在请把我们的“真我”披露给我们，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关于生和死中间的一切。

他回答说：

阿法利斯的民众呵，除了那现时在你们灵魂里鼓荡的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爱

于是爱尔美差说：请给我们谈爱。

他举头望着民众，他们一时静默了。他用洪亮的声音说：

当爱向你们召唤的时候，跟随着他，

虽然他的路程艰险而陡峻。

当他的羽翼围卷你们的时候，屈服于他，

虽然那藏在羽翮中间的剑刃也许会伤毁你们。

当他对你们说活的时候，信从他，

虽然他的声音也许会把你们的梦魂击碎，如同北风吹荒了林园。

爱虽给你加冠，他也要将你钉在十字架上。他虽栽培你，他也刈剪你。

他虽升到你的最高处，抚惜你在日中颤动的枝叶，

他也要降到你的根下，摇动你的根柢的一切关节，使之归土。

如同一捆稻粟，他把你束聚起来。

他舂打你使你赤裸。

他筛分你使你脱去皮壳。

他磨碾你直至洁白。

他揉搓你直至柔韧；

然后他送你到他的圣火上去，使你成为上帝圣筵上的圣饼。

这些都是爱要给你们作的事情，使你了解自己心中的秘密，在这知识中你便成了“生命”心中的一屑。

假如你在你的疑惧中，只寻求爱的和平与逸乐，

那不如掩盖你的裸露，而躲过爱的筛打，而走入那没有季候的世界，在那里你将欢笑，却不是尽量的笑悦，你将哭泣，却没有流干眼泪。

爱除自身外无施与，除自身外无接受。

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

因为爱在爱中满足了。

当你爱的时候，你不要说，“上帝在我的心中”，却要说，“我

在上帝的心里。”

不要想你能导引爱的路程，因为若是他觉得你配，他就导引你。

爱没有别的愿望，只要成全自己。

但若是你爱，而且需求愿望，就让以下的做你的愿望罢：

溶化了你自己，像溪流般对清夜吟唱着歌曲。

要知道过度温存的痛苦。

让你对子爱的了解毁伤了你自己；

而且甘愿地喜乐地流血。

清晨醒起，以喜陋的心来致谢这爱的又一日；

日中静息，默念爱的浓欢；

晚潮退时，感谢地回家；

然后在睡时祈祷，因为有被爱者在你的心中，有赞美之歌在你的唇上。

婚 姻

爱尔美差又说，夫子，婚姻怎样讲呢？

他回答说：

你们一块儿出世，也要永远合一。

在死的白翼隔绝你们的岁月的时候，你们也要合一。

噫，连在静默地忆想上帝之时，你们也要合一。

不过在你们合一之中，要有间隙。

让天风在你们中间舞荡。
彼此相爱，但不要做成爱的系链：
只让他在你们灵魂的沙岸中间，做一个流动的海。
彼此斟满了杯，却不要在同一杯中啜饮。
彼此递赠着面包，却不要在同一块上取食。
快乐地在一处舞唱，却仍让彼此静独，
连琴上的那些弦也是单独的，虽然他们在同一的音调中颤动。

彼此赠献你们的心，却不要互相保留。
因为只有“生命”的手，才能把持你们的心。
要站地一处，却不要太密迹：
因为殿里的柱子，也是分立在两旁，
橡树和松柏，也不在彼此的荫中生长。

孩 子

于是一个怀中抱着孩子的妇人说，请给我们谈孩子。
他说：
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
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
他们是凭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
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

你们可以给他们以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他们可以荫庇他们的身体，却不能荫庇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是住在明日的宅中，那是你们在梦中也不能想见的。

你们可以努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来像你们。

因为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与昨日一同停留。

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弦上发出的生命的箭矢。

那射者在无穷之中看定了目标，也用神力将你们引满，使他的箭矢迅速而遥远地射了出去。

让你们在射者手中的弯曲成为喜乐罢；

因为他爱那飞出的箭，也爱了那静止的弓。

施 与

于是一个富人说，请给我们谈施与。

他回答说：

你把你的产业给人，那只算给了一点。

当你以身布施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施与。

因为你的财产，岂不是你保留着的恐怕明日或许需要它们的东西么？

但是明日，那只过虑的犬，随着香客上圣城去，却把骨头埋
在无痕迹的沙土里，明日能把什么给他呢？

除了需要的本身之外，需要还忧惧什么呢？

当你在井泉充溢的时候愁渴，那你的渴不是更难解么？